

第 參 篇

《蔡博任》

住 民 篇



相片提供：陳同助

第一章 由平埔聚落到漢人聚落的形成

第一節 平埔族群聚落

安定鄉，就地理位置與臺灣開發史來看，本地區於漢人入墾之前，應係屬於平埔族中的西拉雅族之分布範圍；西拉雅族在臺南地區有蕭壠社、蔴豆社、目加溜灣社與新港社等四大社分布，就本鄉的行政區域範圍來看，北起曾文溪，南迄臺南市邊境，東接善化鎮與新市鄉，西抵西港鄉等，再配合《康熙臺灣輿圖》與之相對，¹於本鄉中的主要平埔族應屬於目加溜灣社。²



圖3-1-1 目加溜灣社分布圖 製圖：蔡博任

說明：圖上邊為北方，下邊為南方，右邊為東方，左邊為西方。

資料來源：《康熙臺灣輿圖》，<http://163.22.14.153/~KSmap/nuke/modules.php>，

最近更新日期：2009.10.16

1 康熙臺灣輿圖，<http://163.22.14.153/~KSmap/nuke/modules.php>，最近更新日期：2009.10.16。

2 目加溜灣社，北起曾文溪流域，南達鹽水溪，即在現在善化鎮、安定鄉與大內鄉等境內。康熙臺灣輿圖，<http://163.22.14.153/~KSmap/nuke/modules.php?name=metadata&op=detail&id=127>，最近更新日期：2009.10.16。



圖3-1-2 平埔族的原民生活—捕魚
資料來源：六十七，《番社采風圖考》

根據潘英的《臺灣平埔族史》的研究發現，當一個社群達到一定程度的人口壓力時，常常會有分支的出現。所以，目加溜灣社也因而呈現一個大聚落統領幾個小聚落的情況，而這些小聚落即是大聚落的分支。³目加溜灣社共有本鄉安定村的直加弄、大內鄉頭社村的新社仔、官田鄉社仔村的二社、善化鎮茄拔里的灣裡街東、左鎮鄉菜寮溪沿岸的拔馬社等五支屬社。⁴其中，直加弄社乃是目加溜灣社中所遷出最大和最主要的支社⁵，也是本鄉的主要住民；另外，根據《康熙臺灣輿圖》裡的標位，於本鄉的範圍裡，鄉內應還有「犁頭標」此一平埔族社群，位於新港溪與灣裡溪之間，在目加溜灣社以西，蕭壠社以南，西方則為西港仔⁶，即現今蘇厝村的南邊；但於康熙以後的紀錄，卻不見犁頭標的名字，可能因平埔族遷徙後而無人居住⁷，且今日此地地勢低窪，目前多開闢成農田或魚塭，已無任何平埔族遺跡可尋；最後再依據《熱蘭遮城日誌》中數條關於直加弄的記載，不僅可以看到身為統治者的荷蘭人與直加弄社的原住民之互動，更指出直加弄乃為蕭壠社原住民所居住的場所，甚至有許多漢人前往開墾，可說明荷蘭人、平埔族、漢人在直加弄的開發關係。⁸

3 潘英，《臺灣平埔族史》（臺北：南天，1996），頁46。

4 劉還月，《南瀛平埔族》（臺南：臺南縣立文化中心，1994），頁54。

5 劉還月，《南瀛平埔族》，頁53。

6 康熙臺灣輿圖，<http://163.22.14.153/~KSmap/nuke/modules.php?name=metadata&op=detail&id=123>，最近更新日期：2009.10.16。

7 洪英聖，《畫說康熙臺灣輿圖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社，2002），頁241-242。

8 王瑞興，《安定鄉的聚落發展與變遷》（臺南：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8），頁11。



圖3-1-3 平埔族的原民生活—捕鹿
資料來源：六十七，《番社采風圖考》

⁹因此，依上述推論，本鄉於荷蘭人和漢人入住之前，主要的平埔族族群即應為「直加弄」平埔族聚落。然而，就《熱蘭遮城日誌》關於直加弄的原住民與漢人的記載，荷蘭人強迫直加弄原住民去開墾未開發的土地來解決糧荒問題，但因原住民並無很大的興趣，所以效果不彰。荷蘭人便允許公司人員進去開墾¹⁰，並且引進漢人來此開墾¹¹，所以荷西時期即有漢人移入墾殖直加弄，當地的原住民則在荷蘭政府命令下，不得不離開直加弄。¹²而且於臺南附近的新港、大目降、目加溜灣、蕭壠、麻豆等五大社群，其人口上達千人以外，其餘的各社群則平均人口約僅 250 人至 300 人之間¹³，因荷蘭政府有計畫的驅趕策略和一

波一波的漢人遷入開墾，使得鄉內原本人數不多的平埔社群，漸漸失去原來可維生的耕地與獵場，進而不斷地往東遷移進入大內鄉頭社村裡，逐漸消失於本鄉的場域空間。

根據康熙35年(1696)高拱乾的《臺灣府志》的記載，平埔族的生活方式乃屬於以物易物，且漁獵採集和粗放農耕的初始社會形態，而耕作勞力係以女性的人力資源為主，男子則主事漁獵等，狩獵的武器則以弓箭與標槍為常。¹⁴再深入探究，以本鄉的位置分布來看，鄉內的「直加弄社」，其維生的狩獵與漁獵場域即是位於北邊的蘇厝甲和灣裡溪一帶，主要獵物應以當時臺灣眾多梅花鹿為主，呈現一種靠地維生且自給自足的情景。

9 江樹生譯註，《熱蘭遮城日誌》（臺南：臺南市政府，民國92年12月），第3冊，頁127、289、318、322、325、339、570。

10 江樹生譯註，《熱蘭遮城日誌》，第3冊，頁289。

11 江樹生譯註，《熱蘭遮城日誌》，第3冊，頁322。

12 江樹生譯註，《熱蘭遮城日誌》，第3冊，頁570。

13 潘英，《臺灣平埔族史》，頁43。

14 高拱乾，《臺灣府志》（南投：臺灣省文獻會，1993），頁188。

第二節 原漢混居的聚落景象

西元1661年，鄭成功取代荷蘭人在臺統治，改臺灣為安平鎮，設承天府，以及於承天府以北設立天興縣，以南則設立萬年縣，若就地理位置分布，本鄉位於承天府以北，所以即屬於天興縣所管轄。爾後於鄭經時期，隨即改制並將東都易名為東寧，且改天興與萬年等二縣為天興與萬年等二州，同時將承天府分為東安、西定、寧南、鎮北四坊，而天興、萬年等二州下共設置24里，本區即屬於天興州永定里所管轄。



圖3-1-4 平埔族的原民生活—耕種
資料來源：六十七，《番社采風圖考》

鄭氏時期為解決軍糧問題，於登臺之際，隨即展開清查田園冊籍，爾後即推行「寓兵於農」屯田政策，除保留部份兵力鎮守安平鎮及承天府外，其餘諸鎮士兵分派土地屯墾，自給自足，所開墾的土地分為官田、私田、營盤田。根據《臺南縣志》的記載，當時的「領旂」即是今日本鄉安定村「領寄」聚落，「許中營」即今本鄉「中榮村」，原為鄭氏時期於臺江北岸所設之營鎮，因四周皆被海洋所環繞，乃取名「海中營」，後人則稱為「許中營」，可見是由鄭氏開墾營盤田而得名。¹⁵此外，根據鄭成功訓令，原居住於臺灣的番人們(平埔族)即插竹為「社」，而鄭氏認為不需更替之，而後繼續沿用，原本居住

於此的番民們(平埔族)耕作的田畝則以「甲」稱呼之。¹⁶

隨鄭氏渡臺的漢人，亦選擇於臺江內海的近海區落腳，而本鄉當時正好瀕臨臺江內海，且擁有「直加弄港」與「灣港」等海港提供船舶入港，故吸引了漢人由此登岸進入本鄉開墾，1661年時即有福建省漳州府龍溪縣人陳錦進入直加弄地

15 根據洪波浪、吳欣榮，《臺南縣志》（臺南：臺南縣政府，1970），卷一，頁104。與王瑞興，《安定鄉的聚落發展與變遷》（臺南：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8），頁18。整理而得。

16 江日昇，《臺灣外紀》（臺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55），頁205。

區開墾的紀錄，¹⁷因此今日安定村中的「陳厝巷」裡，仍有開漳聖王的神明會祭拜活動，以及20多戶的陳姓居民居住於此；此外鄭成功部屬福建省泉州府人王某也隨之入墾直加弄地區，今日可在保西村內見有王姓宗祠；另外，福建省泉州府南安縣石井鄉人鄭綱亦於鄭氏時期移入，拓墾今日港仔尾地區，在今日鄭氏已儼然形成港仔尾第一大姓。¹⁸

永曆15年(1661)鄭成功入臺後，大批軍民隨著鄭氏部隊來臺尋找定居的新天地，渡海來臺的漢人，根據《安平縣雜記》所記載以福建省與廣東省為主，其中又以福建省的泉州與漳州人移入最多，大量的漢人開始由海岸向內陸開發，而本鄉成為閩籍先民入墾之地。¹⁹

由上述情況，可見本鄉的漢人移民於鄭氏時期已確切移入，且由漢人移入本鄉的開發情況，可推知其乃沿著「灣裡溪」和臺江內海的沿岸，持續地擴張與開發，而漢人的移入定居即與原本居住於該地的平埔族群們一同雜處混居，故於17世紀鄭氏時期的本鄉已漸漸形成漢人與平埔族混居的現象。隨著漢人不斷地移入本鄉拓墾，起初雖呈現平埔與漢人混居的情況與文化，但漢人也逐漸反客為主地取代了本鄉當地的平埔族，導致原本的平埔族文化消失，這種情況來到清代入主臺灣時就更趨於顯著了。

第三節 漢人族群的聚落景象

康熙23年(1684)，設1府3縣，並將承天府改為臺灣府，另設置臺灣、諸羅、鳳山等3縣，本區乃屬於諸羅縣安定里所統轄。雍正元年(1723)，行政區域調整為臺灣府1府，臺灣縣、鳳山縣、諸羅縣、彰化縣等4縣，以及淡水廳，雍正5年(1727)設澎湖廳，本鄉隸屬諸羅縣安定里東保所統轄。光緒元年(1875)，全臺調整為臺北府、臺灣府(即臺南)等兩府，宜蘭縣、淡水縣、新竹縣、臺灣縣、彰化縣、嘉義縣、鳳山縣、恆春縣等8縣，以及基隆廳、埔里廳、澎湖廳、卑南廳等4廳，並且同時將臺灣縣與嘉義縣的縣界作一番調整，本區則隸屬臺灣縣安定里東堡所統轄。光緒13年(1887)臺灣建省，行政區則調整為臺灣省，臺北府、臺灣府及臺南府共三府，與宜蘭縣、淡水縣、新竹縣、苗栗縣、臺灣縣、彰化縣、雲林縣、嘉義縣、安平縣、鳳山縣、恆春縣共11縣，以及基隆廳、埔里社廳、澎湖廳3廳，及臺東直隸州，本鄉則隸屬於臺南府安平縣安定里東堡所統轄。

17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《重修臺灣省通志》(南投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7)，卷3，頁74。

18 王瑞興，《安定鄉的聚落發展與變遷》，頁19。

19 王瑞興，《安定鄉的聚落發展與變遷》，頁23。

根據高拱乾修的《臺灣府志》，本鄉的漢人聚落於清代方志中，最早出現於康熙33年(1694)的安定里，乃隸屬諸羅縣所管轄，範圍共有24甲。²⁰而早期先民入墾之後，爲了協力拓荒，多聚群而居，於是形成二種村落，一種是以地緣關係爲主，糾集同府同縣之原鄉祖籍者，共同居住開墾，例如興化厝、詔安寮、同安厝等聚落，並以祖籍的地名冠上該地地名，此種聚落幾乎來自福建省泉州府。另一種則是以血緣關係，聚集同宗同族出身者，共同渡海來臺開墾，共居一處共同經營，如「胡厝寮」、「蘇厝」以及「林厝」等聚落皆是屬於此種冠姓的單姓名村落。

雖於清領初期，官方採取原漢分居的策略，並嚴禁漢人開墾番地，但仍有大量的熟番地被漢人開墾，並將番地報陸科及贖墾番地的方式，合理地向清政府官方取得合法的開墾權與土地的使用權，進而成爲該地的法定業主，尤其自雍正年間開始，官方正式批准漢人可納番租，並開墾平埔族人的鹿場，²¹因此原活動於本鄉的「直加弄社」與「犁頭標」等兩平埔族群在此刻陸續地失去自己的鹿場與耕地，且因生活空間的不足，嚴重影響生計，逐漸沿著「灣裡溪」往東面的六分寮、官田或頭社等地區遷移。²²另外平埔族人於清領時期也成爲官方勞役的對象，如遞送公文、派牛車運送官差行李，裝運軍工木料或從事地方勞役等，²³使目加溜灣社所受勞役之苦境十分嚴重，清廷深怕平埔族人的反撲，故開始禁止過度勞役平埔族民，更於乾隆24年(1759)，於安定里設立「嚴禁征調番黎超糧役碑」，由此更可推知此時本鄉已有不少漢人定居於此，而至乾隆後本鄉境內大部分土地應已成爲漢人拓墾的聚落。

根據周鍾瑄《諸羅縣志》的紀錄，康熙56年(1717)安定里已有教漢語的漢莊²⁴；另外，黃叔瓚的《臺海使槎錄》的記載，康熙61年(1722)目加溜灣的平埔族人已經身著漢服²⁵；再就六十七的《番社采風圖考》，雍正12年(1734)設立社師教番童，平埔族人已會背誦經書與書寫運用等，且身體外觀與衣物皆和漢人無

20 康熙年間的安定里分有西保與東保，安定里西保的區域乃跨進今日的嘉義縣內，而東保則屬今日的安定鄉內。(高拱乾，《臺灣府志》，頁5、37-39。)

21 陳壽祺，《福建通志臺灣府》(南投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3)，上冊，頁153。

22 「犁頭標」於康熙漢雍正年間的輿圖紀錄中，尚可見「犁頭標」的存在，但於乾隆年間的輿圖，卻已不見該社群的標記紀錄而僅剩「直加弄」社群，但「直加弄」社群也約於乾隆末期遷移完畢，由此推知「犁頭標」與「直加弄」等兩社群於乾隆後應已遷移，或甚漢化。(王瑞興，《安定鄉的聚落發展與變遷》，頁14。)

23 黃叔瓚，《臺海使槎錄》(南投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6)，頁99。

24 周鍾瑄，《諸羅縣志》(南投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3)，頁79。

25 黃叔瓚，《臺海使槎錄》，頁98。

異²⁶，呈現平埔族群被完全漢化的現況。

清初實施海禁政策，嚴禁大陸人民攜家帶眷遷移臺灣，但是清朝年間，閩粵地區因經濟情況與人口壓力，使得大量居民必須向外移民來找尋新的發展空間，臺灣因地理位置鄰近大陸閩粵地區，故臺灣即成為閩粵移民者最好的移居地點；但海禁政策的長期施行下，使得臺灣的人口結構呈現嚴重的失衡狀態，進而衍生出羅漢腳充斥臺灣社會的情景，然而，羅漢腳無田產，且無妻兒，遊食四方，且成群結黨，嚴重影響清初的臺灣社會秩序與治安，再加上清代吏治敗壞，致使官逼民反的民變層出不窮，清代的民變中，曾波及本鄉的有康熙年間的朱一貴與道光年間的張丙事件。²⁷

康熙60年(1721)朱一貴起兵，清廷派遣總兵歐陽凱帶領官兵，調遣新港、目加溜灣、蕭壠、蘇豆等四社平埔族人應戰，為朱一貴軍所敗，全臺1府3縣盡陷，清廷派遣施世驃與藍廷珍來臺剿亂，順利攻克安平，爾後分三路夾進府城，其中由藍廷珍帶領一路，於西港鄉登陸，在今日本鄉蘇厝村（舊名蘇厝甲）與朱一貴部屬林曹、江國論等軍展開激戰，朱軍大敗，流亡至今日本鄉安定村附近（舊名犁頭標），爾後朱軍退出府城，竄流至今曾文溪附近村莊躲藏，最後於今日的嘉義縣太保市溝仔尾為鄉民所擒，縛於牛車解送施世驃軍前受審。²⁸本鄉於朱一貴事件中，不僅提供人員平定亂事，也提供了一攻克臺南府城的一個天然港灣，由此可知本鄉對臺南府城的守備扮演重要角色。

道光12年(1832)，閩粵械鬥而衍生的張丙事件，形成南、北兩路的民變，並進攻嘉義縣城，都司蔡長青從府城北上兵援，但戰死於曾文溪北岸，道光17年時(1837)，王得祿與溫兆鳳等二人築義塚於曾文胡厝寮，每年春、秋二季辦理祭祀，並購置曾文、胡厝寮一帶義田，放租收入充當祭祀費用，於咸豐11年(1861)立「殉難義塚碑記」為紀念，²⁹以現今義塚和紀念碑位於胡厝里百二甲推測看來，其戰場應位於曾文溪胡厝寮北方溪岸一帶；「殉難義塚碑記」現今位在善化鎮胡厝里百二甲，並有「蔡主帥先鋒義」與「江府大將軍水陸官兵士義塚」等三座古墓，至今仍有信徒到此祭拜，信徒大部份為來自附近庄落，如：蘇厝、百二甲、胡厝寮、烏橋等的務農地主，目前於每年農曆12月5日舉行祭祀。³⁰

26 六十七，《番社采風圖考》（南投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6），頁1。

27 王瑞興，《安定鄉的聚落發展與變遷》，頁21。

28 謝國興，《官逼民反：清代臺灣三大民變》（臺北：自立晚報社，1993），頁35。

29 林偉盛，《羅漢腳—清代臺灣社會與分類械鬥》（臺北：自立晚報社，1993），頁36。

30 王瑞興，《安定鄉的聚落發展與變遷》，頁23。